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宵割臂

話說狗頭起先係與秋痕兄妹稱呼，後來入了教坊，狗頭便充個班長。在李裁縫意思，原想將秋痕做個媳婦，牛氏卻是不依。一為狗頭凶惡，再為不是自己養的兒子，三為秋痕係自己拐來，要想秋痕身上靠一輩子。祇自己上了煙癮，一天躺在炕上，不能管束狗頭得住。兼之秋痕掛念癡珠，兩日不來，便叫狗頭前往探問，自然要假些詞色。又有李裁縫主他的膽，這狗頭便時時想著親近秋痕。無奈秋痕瞧出他父子意思，步步留心。狗頭實在無縫可鑽，愛極生恨，恨極成妒，便向牛氏挑唆起癡珠許多不是來。以此秋痕背地裏瑣瑣屑屑，受了無數縷話，這也罷了。十四日，荷生、小岑、劍秋都在偷園小飲。靠晚，便來秋心院坐了一會，癡珠不來，各自散了。秋痕陡覺頭暈，荷生去後，和衣睡倒。一會醒來，喚跛腳收拾上床，卻忘了月亮門，未去查點。

睡至三更後，覺得有人推著床橫頭假門，那狗兒也不曉那裏去了，便坐起大聲喊叫。跛腳不應，那人早進來了，卻是狗頭。一口吹滅了燈，也不言語，就摟抱起來。秋痕急氣攻心，說不出話，祇喊一聲：「怎的？」將口向狗頭膊上盡力的咬。狗頭一痛，將手持著秋痕面頰。秋痕死不肯放，兩人便從床上直滾下地來。狗頭將手扼住秋痕咽喉，說道：「償你命吧！」

跛腳見不成事，大哭起來。李裁縫沉睡，牛氏從夢中驚醒，說道：「外面甚麼事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推醒李裁縫。李裁縫也就驚醒，說道：「怎的？半夜三更，和丫鬢鬧！」急披衣服跳下床來，尋個亮，開了房門，取條馬鞭，大聲嚷人。見秋痕壓在狗頭身上，便罵道：「還不放手！」呼呼的向秋痕身上抽了幾鞭。

牛氏披著衣服，一路趕來，說道：「甚麼事？」狗頭早放了手，把秋痕推翻，自行爬起。牛氏已到，李裁縫扭住狗頭，嚷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狗頭將頭向秋痕胸膛撞將下去，嚷道：「我不要命了！」牛氏見這光景，驚愕之至，接著嚷道：「你不要命，我女兒是要命呢！」李裁縫死命的拉住狗頭，兩人就滾在東窗下，將窗前半桌上五花瓶碰跌下來，打得粉碎。

牛氏忙將蠟臺瞧著秋痕，見身穿小衫褲，仰面躺在地下，色如金紙，兩目緊閉。牛氏便嚎啕的哭起來，將頭撞著李裁縫，也在地下亂滾，聲聲祇叫他償命。跛腳和那小丫鬢，呆呆的站在床前看，祇有打戰。廚房中兩個打雜和那看門的，都起來打探，不知何事。見一屋鼎沸，秋痕氣閉，便說道：「先瞧著姑娘再說吧！」一句話提醒牛氏，便坐在秋痕身邊，向打雜們哭道：「你看打成這個模樣，還會活麼！」狗頭見牛氏和李裁縫拚命，心上也有點怕，早乘著空跑開了。

這裏牛氏摸著秋痕，一聲聲的叫。打雜們從外頭沖碗湯，遞給牛氏。一面叫，一面把湯灌下。半晌，秋痕雙蛾顰蹙，皓齒微呈，回轉氣來。又一會，睜開眼，瞧大家一瞧，又合著眼，淌出淚來。牛氏哭道：「你身上痛麼？」秋痕不答，淚如湧泉。

此時李裁縫安頓了狗頭，也就進來。牛氏瞧見，指天畫地，呵詬萬端。李裁縫不敢出氣，幫著兩個丫鬢，將秋痕扶上床沿。

秋痕到得床沿，便自行向裏躺下，嚶嚶啜泣。打雜們退出。牛氏檢起地下的鞭，向李裁縫身上，狠狠的鞭了一下。李裁縫縮著頭，搶個路走了。牛氏喚過丫鬢，也一人一鞭，說道：「快招！」兩個丫鬢遍身發抖，說道「是……是……爺……爺叫……叫我不關這……這月亮門，姑娘有……有叫喊，不……不准……准……」牛氏不待說完，揚起鞭跑出，大罵道：「老狗頭！老娘今番和你算帳，撒開手吧！」

李裁縫父子躲入廚房，將南廊小門拴得緊緊，由牛氏大喊大罵，兩人祇不則聲。祇可憐那門板，無緣無故受了無數馬鞭。

且說癡珠早飯後，正吩咐套車，跟班忽報：「留大老爺來了。」

原來子善，數訪癡珠，都不相值。今日偶到秋心院，不想牛氏正和李裁縫父子理論，見子善來了，便奔出投訴。子善也覺氣憤，坐定。秋痕知道了，喚跛腳延入，含淚說道：「求你告知癡珠。」祇這一句，便掩面嬌啼，冰綃淹漬。子善也不忍看此狼狽，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你不必著急，我就邀他過來吧。」

看官！你道癡珠聽了此話，可是怎樣呢？當下神色慘淡，說道：「這也是意中之事，祇我們怎好管他家事哩？」

發怔半晌，又說道：「我又怎好不去看秋痕呢？」便向禿頭道：「套車！」禿頭回道：「車早已套得停妥。」癡珠不答，轉向子善道：「我如今祇得撒開手吧。」便拉著子善，到了秋心院。

牛氏迎將出來，叨叨絮絮說個不休。癡珠一聲兒不言語。牛氏陪子善在西屋坐下。癡珠竟向北屋走來，見簾幃不捲，几案凝塵，就覺得有一種淒涼光景，與平常不同。未到床前，跛腳早把帳子掀開。秋痕悲慟，半晌咽不出聲來，癡珠心上也自酸苦。跛腳把一邊帳子鉤上，癡珠就坐在床沿。

秋痕嗚咽半晌，暗暗藏著剪子，坐起，梗著聲道：「我一身以外盡是別人的，沒得給你做個記念，祇有這」。一邊說，一邊將左手把頭髮一扯，右手就剪。癡珠和跛腳拼命來搶，早剪下一大縷來。秋痕從此鬢髮鬢髮矣！

當下秋痕痛哭道：「你走吧，我不是你的人了！」癡珠怔怔的看，秋痕嗚嗚的哭。跛腳見此情狀，深悔自己受人指使，不把月亮門閉上，鬧出這樣風波，良心發現，說道：「總是我該死！」

子善曉得癡珠十分難受，進來說道：「你這裏也坐不住，到我公館去吧。」這一夜，子善、子秀就留癡珠住下。

你道他還睡得著麼？大家去了，他便和衣躺下。自己想一回，替秋痕想一回。想著現在煩惱，又想著將來結局。

忽然記起華嚴庵的籤和蘊空的偈來，想道：「這兩支、籤兩個偈，真個字字都有著落！我從七月起，秋心院、春鏡樓沒有一天不在心上，怎的這會纔明白呢？蘊空說得好：人定勝天，要看本領。我的本領不能勝天，自然身入其中，昏昏不自覺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漱玉勸我且住并州，其實何益呢？我原想人都，遵海而南，偏是病了！接著倭夷入寇，海氛頓起，只得且住。為今之計，趕緊料理歸裝，趁著謾如現在江南，借得幾名兵護送，也就走得到家。」

左思右想，早雞聲三唱了。便自起來，剔亮了燈。從靴頁內抽出秋痕剪的一把青絲，向燈上瞧了又瞧，重復收起，天也亮了。洗漱後便來看秋痕。纔入北屋，秋痕早從被窩裏斜著身，掀開帳子。綠慘粉銷，真像個落花無言，人淡如菊。癡珠到了床沿，將帳住，見秋痕著實可憐。

秋痕拉著癡珠的手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前生冤孽，你不要氣苦。」癡珠將帳鉤起，坐下道：「你受了這樣荼毒，我怎的不慘？」秋痕坐起，說道：「天早得很，你躺一會麼？」癡珠就和衣躺下。正是：

錦幃初捲，繡被猶堆；燕體傷風，雞香積露。倭墮綠雲之髻，欹危紅玉之簪。越客網絲，難起全家羅襪；麻姑搔癢，可能留命桑田！莫拿峽口之雲，太君手接；且把歌脣之雨，一世看來。

當下竟自睡了。到得醒來，已是一下多鐘。撞著牛氏進來，勸秋痕吃些飯，就將昨晚把狗頭撞在中門外，再不准他走秋心院一步，告訴癡珠。癡珠道：「如此分派，也還停妥。」牛氏道：「我如此分派，也為著你，祇是你也該替我打算。」秋痕見他嬾說起這些話，想道：「我命真苦！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」便歪著身睡去了。

癡珠祇低著頭，憑牛氏叨縷了半天，截住道：「這個往下再商量，今日且講今日事。」便向靴取出靴頁展開，檢得錢鈔，說道：「這十千鈔子你交給廚房，隨便備數碗菜，替我請留大老爺、晏太爺過來小飲。」牛氏瞧見鈔子，自然眉開眼笑去了。

癡珠走到床沿，見秋痕側身向裏，便拉著道：「我今日要盡一天樂，不准哭。」不想秋痕早是忍著哭，給癡珠這一說，倒哭出聲來。

半晌，秋痕說道：「昨天我叫你走，你卻不走，必要受那婆子的膾膾氣，何苦呢？」癡珠強笑道：「我樂半天，去也不遲。」秋痕將頭髮一挽，歎口氣道：「我原想拚個蓬頭垢面，與鬼為鄰，如今你要樂，你替我擗過鏡臺來。」癡珠於是走入南屋，將鏡臺端人北屋。

秋痕妝畢，喚跛腳和他嬾要件出鋒真珠毛的蟹青線縐襖，桃紅巴緞的宮裙，自向床橫頭取一雙簇新的繡鞋換上。癡珠道：「這雙鞋繡得好工緻！」秋痕橫波一盼，黍穀春回，微笑道：「明日就給你帶上。」

正說著，子善、子秀通來了，癡珠迎入。見秋痕已自起來，而且盛妝，便不再提昨日的事。閒話一回。

秋痕忽向癡珠道：「譬如我昨日死了，你怎樣呢？」癡珠怔了半晌，說道：「你果死了，我也沒法，祇有跑來哭你一回，拚個千金市骨吧！」秋痕不語。子善道：「怎的你兩人，只說這些話？」子秀道：「人家怕是說死，他兩個竟說得尋常了。」

一會，南屋擺上酒餚，四人入座。秋痕擎著酒杯道：「大家且醉一醉。」就喝乾了一杯酒。子秀道：「慢慢著喝。」癡珠道：「各人隨量吧。」端上菜，秋痕早喝有七八杯。大家用些菜，秋痕道：「我平日不彈琵琶，今日給癡珠盡情一樂。」便喚跛腳取出琵琶，彈了一會，背著臉唱道：

「手把金釵無心戴，面對菱花把眉樣改。可憐奴孤身拚死無可奈，眼看他鮮花一朵風打壞。猛聽得門兒開，便知是你來。」

秋痕唱一字，咽一聲。末了，回轉頭來，淚盈盈的瞧著癡珠，到「是你來」三字，竟不是唱，直是慟哭了。

癡珠起先聽秋痕唱，已是淒淒楚楚。見這光景，不知不覺也流下淚了。就是子善、子秀也陪著眼紅，便向秋痕道：「你原說要給癡珠盡情一樂，何苦哭呢？」癡珠破涕，讓兩人酒菜，也說道：「秋痕，你不必傷心了。」秋痕忍著哭，把一杯酒喝了，來勸子善、子秀。其實悲從中來，終是強為歡笑。四人靜悄悄的清飲一回。

此時是初寒天氣，到二更天，北風栗烈，就散了席。

癡珠原欲回寓，見秋痕如此哀痛，天又刮風，也就住下。秋痕留一壺酒，幾碟果菜，端入北屋。催丫鬟收拾，把月亮門閉上，燒起一個火盆，吩咐跛腳去睡。然後兩人卸下大衣，圍爐煮酒。

秋痕道：「今夜刮風，差不多七月廿一那般利害。咳！我兩人聚首，還不上三個月哩。我起先要你替我贖身，此刻你是不能，我也知道。祇我終是你的人……」癡珠喝了半杯酒，留半杯遞給秋痕，歎口氣道：「你的心我早知道，祇我與你終久是個散局。」

秋痕怔怔的瞧著癡珠，半晌說道：「怎的？」癡珠便將華嚴庵的籤、蘊空的偈，並昨夜所有想頭，一一述給秋痕聽了。秋痕聽一句，弔下一淚。到癡珠說完了，秋痕不發一語，站起身來走出南屋，回來就坐，說道：「千金市骨，你這話到底是真是假？」癡珠道：「我許你，再沒不真。」秋痕道：「癡珠，你聽！」突的轉身向北窗跪下，說道：「鬼神在上，劉梧桐負了韋癡珠，萬劫不得人身！」

這會風刮得更大，月都陰陰沉沉的，癡珠驚愕。秋痕早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喝一杯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扎起左邊小袖，露出藕般玉臂，把小刀一點，裂有八分寬，鮮血流溢。癡珠感著雙眉道：「這是何苦呢？創口大了，怕不好。」秋痕不語，將血接有小半杯，將酒衝下，兩人分喝了。趕著取塊絹包裹起來。

停了一停，窗外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。秋痕喜道：「我這會很喜歡，我們兩心如一，以後這地方你也不必多來，十天見一面吧。每月許他們的錢，盡可不給。至我總拚一個死，到那一天是我死期，我就死了。萬有一然，他們回心轉意，給我們圓成，這是上天憐我，給我再生，我也不去妄想。」癡珠道：「這……你一段的話，大有把握。」於是淺斟低酌，款款細談，盡了一壺酒，然後安寢。正是：

涕泗滂沱，止乎禮義；

信誓旦旦，我哀其志！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